

索羅門採集暨民族植物二三事

◎文、圖/林業試驗所恆春研究中心·伍淑惠 (wsh@tfri.gov.tw)

索羅門群島位於南緯5度，雖然同樣位於太平洋上，從臺灣出發在新加坡和澳洲布里斯本轉機，超過24小時的旅程才抵達這個南太平洋的熱帶島嶼。本次海外植物採集是協助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的「索羅門群島資源植物調查暨植物誌編纂計畫」，與其說是協助，但其實收穫最多的是自己的植物視野與對不同文化的見識。

抵達後所有準備工作全都在首都霍尼亞拉(Honiara)完成，包括食物、採集裝備、通訊等等，以及前往馬來塔島(Malaita Island)船票。在索國採集，花費最多時間與金錢的是交涉進入採集地的許可，這是因為索羅門群島的土地多隸屬村落或私人，尤其是偏遠地區，不論是進入任何一個海邊或者某一座森林，可能會經過多個不同家族的領地，需要先打聽出地主，再前往溝通取得同意權。因此我們需一位可以多方溝通、又有門路的當地人來協助交涉，因做事習慣的相異，難以按部就班進行計畫，運氣才是成事之必要條件。

馬來塔島位於首府瓜島(Guadalcanal)的東

北邊，農業幾乎不見商業化的耕作方式，大面積單一作物除了可可椰子園、可可樹，還有少數臺灣農技團輔導的農地，農耕多見於住家周圍或鄰近山坡上，以小面積燒墾森林後耕作。種類以地瓜、木薯和芋頭為主，也常採集山裡的野芋、蕨類等野菜上桌；檳榔、麵包樹、木瓜、香蕉、棋盤腳(*Barringtonia edulis*)、鳳梨、蓮霧則是居家庭院的果樹。以家族為生活單位的索羅門人，成員分工合作也食物共享。遠離城鎮的聚落以高腳屋為戶，建屋主材來自家族領地上的樹木(也與其他家族進行交換)，西穀椰(sago palm, *Metroxylon sagu*)的葉片做為牆面和屋頂，村落節然有序、蒔花植草，即便相當偏遠，庭院依然花木扶疏，屋棟間常種植青綠草皮相連。

在索羅門進行植物採集聘請當地的嚮導與措工是必要的，尤其是深入偏遠原始山林，除了交通及安全上的顧慮，他們個個身手矯健，也是我們採集的好幫手，雖說我們臺灣外客是出錢的“老闆”，但若要順利採集則要聽當地嚮導和措工的，而且與當地人



偏遠山區的聚落，庭院整齊乾淨，花木扶疏，除了生活食物植物，還栽植許多園藝觀賞草花。



高達二、三十米的西穀椰(*Metroxylon sagu*)常見種植於村落周圍，巨大的葉片相當實用。



製作中的高腳屋，牆邊堆置著西穀椰葉片製成的牆面半成品。



月桃葉盤和竹杓成了簡易的用餐工具。



嚮導示範如何輕易剝去帶泥的山藥皮。



烹煮晚餐材料都是取自周圍林木，索人巧思利用植物的支柱根做為懸吊水壺之用。



沿途採集來的野菜塞進竹筒，直接放在火上烹煮即可。



機靈的嚮導利用隨水可得的芭蕉，搭出一個取水管。



隨手砍來的細長竹節，挖出對口的小孔後就是簡易的樂器。

工作，觀察他們的生活細節，藉此機會得以一窺索羅門人使用植物的經驗與智慧。

第一趟入山是馬來塔島北部的Mt. Saramifa山頭，與Macedonia村落的長老一番交涉後，他成了我們此行的嚮導，拎著兩只大鋤壺，吆喝來幾個年輕人立即出發，年輕揸工們俐落的把裝備上肩赤腳走在前頭，嚮導透過索裔助理來提醒我們不在其領土範圍內不得採集的規定。夜間紮營地點由經驗豐富的嚮導決定，選定一處平坦無風之地，其他幫手清理雜木，鋪上樹葉為床墊，拉起我們帶來的藍白營帳。七、八月間是當地的乾季，因此取得水源是野外紮營的主要考量；但山壁上只看見汨汨滲出的水流，如何順利取用乾淨的水，讓我見識到這位嚮導的機靈。溪谷裡不乏野生的芭蕉，他揮刀砍下半圓形的假莖做為導水槽，固定後再挖出山壁下方的

黏土糊住芭蕉莖與山壁出水口間的縫，滲出壁的水就乖乖的集中流出來。

炊煮晚餐則分工合作，有人取水、有人砍材生火，一個大壺用來燒白米飯，一個大壺用來煮泡麵(通常會加魚罐頭)，這是野地裡每晚的固定菜單。只帶了壺和刀的嚮導，將寬大的月桃葉只是來回折疊，直接放上白飯和麵成了吃飯的工具；年輕人在地面以月桃葉十字交錯疊出四方狀的葉盤子，然後把兩大壺的食物倒在葉盤子上，竹筒一端開口斜切成了漂亮的湯杓，開朗的年輕人圍坐，說說笑笑一起共食；手裡拿著閃閃亮亮鋼杯的我，在這環境中似乎顯得有點格格不入。用完的月桃葉臨丟掉前，嚮導還唸唸有詞的說了一串感謝的話語，才雙手捧著向密林中擲去。

在我們努力採集著植物時，他們似乎也沒閒著，回到營地，見到營地對岸林內有



樹棲性的有袋類動物(*Phalanger* sp.)，嚮導傑克先生高價買來的食物。



馬納歐巴島森林中白天休憩的蝙蝠，四隻相疊於葉片背後。



林徑上間隔放置的枝條，搬運獨木舟時可省力不少。



合力捕捉到紅樹巨蜥(*Varanus indicus*)的孩子們，開心的揹回家與家人分享。



抽著自製菸草的青少年，紙片還是學校作業簿撕下來的；胸前揹的袋子是林投葉所編織而成的。



買不起進口香煙的人會採集七指蕨(*Helminthostachys* sp.)來當代用品。(洪信介攝)

股炊煙，一個揹工飛快的捧著葉片包裹飛奔而來，原來是快遞熱騰騰、剛出爐的野生山藥；嚮導拿起大山刀，對著裹滿泥土的山藥根進行細緻的去皮示範動作，看到白嫩嫩的澱粉後不知覺胃口大開。回程下山時便刻意尾隨英語不通的嚮導，用簡單的肢體語言打聽到沿途出現的幾種原生薯蕷山藥(*Dioscorea* sp.)，原來僅有一種可以食用啊！學習如何在那好幾種相似的薯蕷藤蔓中進行分辨，可是山裡每個人必備的技能。

西北海岸的採集因臺灣夥伴有其他計畫，隻身帶著一位索裔助理上路，老舊的吉普車搖搖晃晃，路況相當顛簸，90餘公里長的路程花了5個小時才到。遇上在路面放置障礙物(一截樹幹)的「小匪」，我的駕駛兼嚮導傑克先生會在嘴裡一邊咒罵，一邊將手伸出窗戶，

在對方手裡塞上一筆買路財。一路上傑克先生不斷地搭載路人，時走時停，原來這是他順便賺外快的方式，至少把剛剛送出的買路財賺回來。馬島路上的交通工具以貨車常見，轎車僅在市區用來當計程車，也幾乎不見機車與腳踏車，滿街跑的貨車車廂擠上滿滿的人和貨品，是當地人另類的計程車。

傑克先生應我的請託，租來一艘中型的馬達小艇前往馬來塔島東北角的馬納歐巴(Maana' Omba Island)。馬納歐巴是一個平坦的小島，島中間是森林，海岸地區都是可可椰子園，村落則零星散落各處；這個以隆起珊瑚礁為土壤基質的森林，林冠高度約20多公尺，小樹多而密，陰暗而安靜；寬約四米的林徑是南北方向的主要通道。林徑上橫放固定距離的細長樹枝，一路逶迤往海岸去，



兼具水壺與採集袋功能的竹筒。



嚮導狐狸先生帶我們上山工作也不忘尋找野菜。



芭蕉(*Musa* sp.)假莖的橫切面，紫墨色的汁液不斷流出來。



芭蕉汁液可拿來拓印在衣服上，呈現美麗的紋路。



以索羅門為名的赫蕉(*Heliconia solomonensis*)，因為寬大的葉片表面具有厚厚的臘質，當地人用石頭燒烤地瓜時，拿來覆蓋做為保溫的材料。



遍布索羅門群島低地的奧圖果(*Atuna racemosa*)，當地人將果核取出加水研磨，便成了製作獨木舟用來拼貼木板的膠合劑。

腦海的疑問還沒蹦出口時就赫然出現伐木跡地，這下我懂了！獨木舟是索羅門人重要的生活工具，當地人在森林中挑選適合的大樹，就地挖鑿製作，完成的小舟便利用這些細長樹枝在地面減少摩擦力來推向海岸。

三個十五、六歲的孩子帶我穿越森林，尋找島嶼另一端的原始海岸林，這一趟的植物採集雖不如原來預想的精彩，但幾個活潑的孩子收穫甚為豐富。剛進入森林，一片因陽光穿透而特別耀眼翠綠的葉片映入眼中，我隨即注意到那葉片中間有個不透光的大黑斑，定睛分辨，原來是“一坨”因空氣波動而開始焦躁蠕動的小動物，我的發現引來這群孩子開始興奮，幾番試圖高跳構不著後，接連著擲出地上的岩塊，咻咻飛過耳後，聽見東西落地，衝上前去的孩子撿起跟我拇指

一樣大小的蝙蝠，在眾人觀看之下作勢放進口中，見我瞪著驚嚇眼神，轉而塞進他的鼻孔搞笑一番，原本略為陌生緊張的氣氛隨即轉為歡樂笑鬧，四隻蝙蝠隨後被攏進他的口袋中。林陰下花果本來就少，樹冠層的又看不清，因此孩子們很快就不耐煩看樹，紛紛在林子內盤旋走動，張望四處，果不其然，馬上看到有人手提著陸蟹，七、八隻綁在一起，最後又在林緣捕到一隻大毛蛛，助理翻譯說這些都會是他們今晚的餐桌菜了，而那隻蜘蛛用火炭烤即可。

中午時分離開森林抵達海岸時我的水壺早就空了，這一群野地生養的孩子沿途也沒見他們帶壺喝水，當我預備拿出鹹豆當午餐，有個孩子徒手赤腳「走」到略微傾斜的椰子樹頂，跣個幾下，果實落在鬆軟的白砂



駕著獨木舟採集野生山芋(*Alocasia* sp.) 回程的婦女。



捕捉的河蟹就地利用紅樹林中五梨跤 (*Rhizophora* sp.)的寬大葉片進行包裹。



市場販賣的棋盤腳(*Barringtonia edulis*)果實，內部種子可食，比欖仁還要美味。



月桃葉當做蔬菜的育苗盆。



編織是每個民族就地取材的智慧，林投(左圖)和可可椰子(右圖)都是索羅門常見的素材。



地上，接下來享用椰子水成了整段索羅門之旅中唯一有渡假感的時光；頗有經驗的孩子還用椰子殼削出匙狀的杓子讓我刮下那有如果凍般口感的甜美果肉。似乎沒有盡頭的椰子園小徑，走在前面的我被一隻巨大的蜥蜴擋路而停下來，後方的孩子一個箭步繞過身旁想要撈起牠的尾巴，但沒抓著一溜煙爬到椰子樹上，正當我深吸一口氣替牠感到慶幸時，沒料到擁有相同垂直攀樹功力的孩子，已經在樹頂想辦法抖牠下來，底下接應的人在蜥蜴落地那一刻，隨即用樹枝壓住了頭，另一人抄起路邊藤莖，在牠的頭尾繞圈打上活結，這條兩尺餘長的蜥蜴攜回村落後，還被丟到狗群裡戰鬥到最後一秒鐘。

這日回到小灣時間還早，傑克先生的小弟們捕魚還沒回來，陪我出門的孩子則輕鬆的笑鬧一旁陪等，有人拿出煙來抽，我注意

到他們抽的煙是紙片捲成的，塞的是七指蕨 (*Helminthostachys* sp.)曬乾的替代菸草，有趣的是那紙片是由從學校發給的作業簿所撕下來的，乾淨的空白與線條依然明晰可辨。這些替我工作的孩子，臨走前請他們收錢簽名，在簽名欄處寫下歪斜的「OX」，我皺起眉頭問「這是你的名字嗎？」，齊口同聲說NO的笑聲音在耳邊哄然而起。

再度與臺灣夥伴會合是前往馬省中部的淺山(Mt. Alosa' a Hill)，距離熱鬧的Auki市區約兩個小時。嚮導狐狸先生(Mr. David Fox)是個受家族成員敬重的長輩，已落腳在市區定居多年，這次算是回到他家鄉採集，借宿在他家族所群居的村落中。狐狸先生的族人沿途不斷地解說他們所知道的植物及用途，多數是醫療、祭祀使用，還有如何追求異性的植物。山徑旁砍下來的竹筒做為他們的隨身



路邊的檳榔攤，索國人也喜歡食用檳榔的種子，因此每個檳榔都是臺灣的兩倍大才採收。



這是馬島當地野生的蓮霧(*Eugenia* sp.)植物，栽種於村落路旁做為果樹，果實嚐來微甜多汁。



敲打橄欖(*Canarium indicum*)是需要熟能生巧的高技術性活動。

水壺，途中採集的蕨類嫩芽也直接塞進竹筒內攜帶，這樣一來野菜不會乾枯失水，又有水喝，是一物兩用的好方法。遍地野生的芭蕉(*Musa* sp.)長滿指頭大的果實，雖然不能食用，但葉片可以拿來包裹食物，流出紫色汁液的假莖被拿來玩樂作拓印；擁有相似臘質葉片的索羅門赫蕉(*Heliconia solomonensis*)，

拿來做為當地人以石頭烤地瓜的保溫工具。這趟旅行也適逢橄欖(*Canarium indicum*)的產季，七、八歲的孩子力氣與技巧已經可以熟練的敲出核仁，因此上山爬樹採橄欖，下山敲橄欖，變成了這些孩子一天重要的活動。

從傳統市場販賣的蔬果或野採食蔬是一個瞭解當地生活的重要地方，我特別留意霍尼亞拉集中市場裡的包裝材料，種類與款式雖然不多，但是頗有巧思。葉片和藤莖是包裝的主要資材，芭蕉、芋葉以及月桃葉是大宗，林投葉除去邊緣利刺後進行編織，是相當耐用的隨身提袋；月桃葉不僅拿來包裝，捲綁後還成了蔬菜的育苗盆；而我最喜愛的是將一扇椰子連柄帶葉編織出的大籃框，具有相當的美感和實用性。

以森林為主要居住環境的族群來說，植物的採集與利用，呈現了複雜的層次與創意，也依賴人們之間經驗的傳承與累積。這篇文章只是我個人短暫的植物觀察筆記，礙於語言與文化的陌生，因此僅以少數的影像與文字紀錄這遙遠邦交國的一部分。🌿